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

# 发廊情话

王安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

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

# 发廊情话

王安忆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
江苏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 
PUBLISHING HOUSE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001 | 母亲        |
| 013 | 弟兄们       |
| 059 | 姊妹们       |
| 092 | 一家之主      |
| 107 | 爱情的故事     |
| 114 | 爱情的故事(三题) |
| 127 | 天仙配       |
| 141 | 小新娘       |
| 150 | 阁楼        |
| 201 | 黑弄堂       |
| 218 | 发廊情话      |
| 232 | 新加坡人      |

# 母 亲

母亲来了。带了煎饼、虾干、海蜇、大蟹、酱瓜，穿了浆洗得没一丝褶儿的青布褂，头发梳得平整光洁，气色却憔悴，大约又是和嫂子怄了气来的。

见母亲来，自然是高兴。煮了蟹，余了煎饼，海蜇切成丝拌了，还炒了肉菜。名是请母亲，母亲倒让我们：“吃吧，我早吃烦了。”因为高兴，都喝了点儿红酒。饭后，母亲的眼皮子便有些发沉，见出了倦意，这才想起住房的问题。

我们的小屋，经了一夏的雨水，屋顶开始掉土，碗大的土块直往下掉，多少人说了：“住不得。”唯有领导看不见。一气之下，我们搬进了文化馆的办公室。那里宽敞明亮，窗下一架报纸，东西南北中，不出家门便可知天下事；办公桌上放着橘红色的电话，钢笔、纸张、糍糊、墨水一应俱全；墙上挂着群众业余汇演的奖状、合影、值日表；墙下是我们蒙着花床单的双人床；床下是搪瓷盆、拖鞋。家庭单位，浑然一体，永远是上班，永远是下班，永远是在工作，又永远是在休息。原先的小屋则堆放起杂物，进都少进了。

我们商量着在办公室的另一隅为母亲安置一张小床，母亲却不愿意。她提出要进小屋看看，我们不依，她执意，拗不过她，便随她进去了。母亲

推开门看了一会儿，说道：

“我住这正好。”

“往下掉土，碗大的。”我们劝阻她。

“这屋子有人住，一时半时就倒不了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“有人气撑着呢。”母亲说。

我们深知拗不过母亲，只好帮她收拾了屋子，由她住去了。一夜无事，早起刷牙时，母亲正坐在小屋前洗着我们昨日换下的衣服。

洗完脸，小桌上已摆好稀饭、馍、切成丝浇了香油的酱瓜。吃罢早饭，才七点一刻，上班最早的姜老师都没到，卫平就骑车上菜市场去了，我陪母亲拉呱：

“哥还好？”

“当干部了，看个车间。”母亲说。

“姐可好？”

“总是腰疼，月子没‘坐’好的事。”

“嫂子闹不闹了？”

“她是那样的人，不理会就好。”母亲神色很安详，看不出什么，就不好多问了。

“大凯皮得好些了？”我问侄儿。

“皮得更诡计罢了。”

“还向他娘讨奶奶吃？”

“还讨奶奶吃。”

“不让吃就掀褂子？”

“就掀褂子。”母亲回答，露出了笑容。

“欠揍！”

“哪个小孩不要奶奶吃？”母亲却说。

正拉着，卫平回来了，白鱼、红肉、青莴苣、黄豆芽，花花绿绿一满篮。

“吃不了就剩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使劲吃，您是难得来，妈。”卫平嘴勤快，“妈”叫得比我多。

“这回来，要住长久些。”我说。

“看过你们就走的。”母亲说着，转身舀了水，把鱼搁进盆里。鱼浸了水，腮一动一动，活了。

姜老师来上班了，背着罗锅腰，辛勤地一步一步走过院子，去到办公室。

母亲就这样住下来了。卫平趁着星期天，新糊了顶棚，就听得土打着纸棚啪啪响，果然不倒。凡有人来，都说险，母亲就说：“没人住，兴许就倒。可有人气撑着呢！”她每夜睡得安恬。夜里上茅厕，经过小屋，听得见鼾声，沉沉的、匀匀的，偶尔出一口长气，像是累了。

母亲是累了，一日三餐，总想叫我们吃得好又少花费，很动了脑筋，还抢着洗衣服，尤其是卫平的衣服。不叫她忙，她也是忙，说闲着难受，就只好由她忙去。忙完了一天，晚黑了，坐在小屋里，围着小桌，嗑瓜子。瓜子是母亲炒的，不焦且香，一嗑就再也停不下来，直到把嘴嗑麻，母亲也瞌睡了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双脚交叠着悬起，手搁在膝盖上，垂着头，一点一点。叫她去睡，反倒惊了她。抬头看看，却不愿睡去，我们也不好走开了。

嗑完瓜子，默神坐了一会儿，卫平忽然提出打牌，打争上游。我说，就怕母亲不会。母亲则说，虽不会，也是愿意学的。于是卫平忙忙地取来纸牌，洗了几遍，飞快地发成三堆。

母亲虽不会“争上游”，牌的花样是识的，大小顺序也知道，有了这基础，学起来就不太难了。

母亲极认真地一张一张捡起牌，整整齐齐地排成一个扇面握在手里。她那关节粗大的手指，却有些僵硬，握不住所有的牌。我告诉她：

“把一种样的牌掇起来，不就腾出地方了！”

她让开我，说道：“我知道。”却并不按我的经验去做。还是将牌一一排列，艰难地握在手中。好容易握下了，抽牌时又带出一片，散落下来，需重新整理。

我们的牌打得慢，良久良久才决一胜负，主要是等母亲，母亲出牌很慢，每张牌都经过深思熟虑，却赢得不多。她不会将好牌省到最要紧的时刻，也不晓得将耍牌尽早脱手，只是一板一眼的，尽着自己手中的牌，对付

着每一回合，直对付到实在对付不下去为止。比如她手中要有个小鬼，她决不保留到那大鬼出场之后。

母亲还眼花，需将牌推得远远的，才能看清。于是，卫平便趁机窥探。有时被她发觉了，她就一侧身，让过他的眼睛，不料正好对准了我，也就不得已地瞅见了一些。

即使这样，打牌仍给了母亲无穷的乐趣。有一天，她炒了一小筐花生，搁在桌沿上，谁赢了，得十颗，谁输了，欠十颗，不赢不输，便不得不欠。于是，打牌越发有趣起来。晚饭过后，母亲总是快地刷了碗，耐心地等待我们了却手中的杂事，与她坐拢在小桌边。而我们，不由得被感染，也渐渐地以真诚的热情投入了这项游戏，不再是仅仅为了陪伴母亲。这么坐拢在小屋里，连顶上掉土都不太在意了。兴许真是有了人气支撑的缘故，虽则屋顶掉土掉得啪啪响，却并不令人感到土崩瓦解的紧张。

母亲就这么一天一天住下来了，住过两个星期以后，神情却有些不安起来，似乎是想走了。我们自然是要留的。

“慌什么呢？”我说。

“不短时候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住过年又有啥？”我说。

“哪能住过年啊。”母亲说。

“妈，是不是在这里太辛苦了？”卫平开口了。

“是我累了你们的话吧。”母亲笑着说。

“妈，我们享您的福了，再住几日吧！”卫平留道。

母亲这才安定下来。我看出，她是极重视卫平的挽留的，而她却不知，卫平事事听我的。

母亲又日复一日地安住下来。白日里烧饭洗衣，为我们安排开支，买白菜还是买萝卜，称一斤还是称二斤，她嘱咐得很细，生怕我们多花了钱却吃不到东西。临到发工资，居然还有余钱，饭菜却好了许多。卫平便提出，将钱交给母亲，由她全权安排。母亲却坚决不接，她是决不愿沾钱的。每日里虽是忙得辛苦，却愉快，我们三人的气色都滋润了许多。傍晚，最后下班的姜老师终于提起包，一步一步走出了大门，院子里安静下来，天

色也暗了。我们便开始吃饭,吃了饭,收拾了饭桌,然后打牌。

尽管母亲真诚地喜爱打牌,技巧却并不见进步,她常常是输。我看不下去了,就想传授一些经验。

“妈,您要沉住气。这一对‘A’赶紧收回去,等‘小二子’出了再出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。”母亲说,可是并不收回那一对“A”,听凭一对“小二子”毫不留情地打了下去。

我也无奈,唯一能做的就是监视卫平,不让他偷看母亲的牌。可是,母亲则总是一无防备,任手中的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,叫人不想看也看去了。而卫平却越发地得寸进尺,竟然明目张胆地进行刺探。

“嘿,大鬼小鬼全在我这里了!”他虚张声势地叫道。

“哪能哩!”母亲惊诧而不解地看着他。

他得意地笑了。

“橡皮脸,城墙厚!”我骂他,忍不住也笑了。

母亲也笑。

时间长了,我发现母亲并非真不知道卫平的诡计,只不过装不知道而已。为什么装不知道?大约是她高兴,或者是让我们也高兴。

最扫兴的事,莫过于晚上来人了。母亲便把牌收了起来,花生筐子往中间推推,很快便吃出一堆壳来。她悄悄地坐在床沿上,双脚交叠着悬起,两只手搁在膝盖上,微微垂着头,不一会儿,就一点一点起来。

“你妈要睡了吧!”周华说。

“妈,你睡吧!”我大声地嚷。

母亲战栗了一下,抬起头,看看,不动窝。

“没事儿。”我说。

周华便心安理得坐下去,继续叙述她怀孕之后的种种感觉:

“大约是个小子,好动弹,不安分,伸胳膊踢腿的。”

“找熟人上医院去查,说早已有了一种仪器,能测出胎儿的性别。”我看着她那隆起的腹部,奇怪着里面有个人,却不知是男是女,真是咫尺天涯。

“其实科学已经很发达，大夫心里早有数的，就是不让说呢！”周华说。

“那自然是不好说的，否则都是留男孩，没女的，可怎么得了。”

“我曾经在《报刊文摘》上看到一篇关于这问题的文章，题目叫做：人类将自食其果。”卫平插进嘴来。

“我是男孩女孩都一样欢喜的。不过，我想这是个男的，踢蹬得太厉害。”

“我看你也像是要生儿子。”我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她眼睛亮了一下。

“因为，因为，你的肚子特别大。”

“会不会是一对双？”卫平异想天开。

“那可好！”她笑了起来，“那总不怪我不计划生育了。”

“你要两个？”我不解，我们一个都不想要。

“喂小鸡都得喂一对呢！”

母亲的头一点一点，并且响起了轻轻的却深沉的鼾声。

周华站起身告辞了，怎么留也留不住，只好让她走。送过她，回头推推母亲，母亲睁开了眼，看看：

“天不早了，睡吧！”

“睡。”我说。

“她快生了？”母亲又说。

“八个多月了呢！”

“许是女孩儿。”母亲扫完床，拉开被窝。

“为什么？”我一吃惊。

“见她进屋时，左脚先跨的门槛。”母亲说。

一星期以后，传来消息，周华生了个女孩儿，开始没当真，后来总不见送红蛋，想必是对了。

“真让妈说准了。”卫平敬佩地说。

“简直就是仪器了！”我也说。

“人也是没事找事，这又是什么机器的活儿？”母亲说，“肚子里一落种，就知道是公是母了。”

“怎么能知道?”

“当然能。”

“不能吧。”

母亲并不辩驳,停了一刻却说:“我怀你们兄妹几个,都做梦。怀女孩总梦到花。”

“怀哥呢?”

“……我正在锅屋刷碗,忽然听街上有人声,都嚷:‘看大马,看大马!’我也伸出头去看,只见是一匹高头白马,小步朝我跑来,脖子上拴了个铃,哗啦啦响了一阵不响了。”

“哦,我哥可不是属马嘛!”

“那铃儿威风了一阵就没了,我就知道你哥成不了大气候。”母亲说。

我想起哥在部队时,险些儿要提连长,却因为嫂子家的成分不好,不但没提上,还叫复了员。消息传来,街坊邻居都惋惜得不行,爹心里窝囊,又不好露出来,便吸烟,我放碗放重了,叫嫂子多了心,趁机大闹起来。唯有母亲很平静,没事似的,只以为她心里难受压着就是了,不料原是有着这段典故。

“怀你姐时,记得是梦见有人让我去挑花。一屋子的好花,姣得喜死人。我任什么都不挑,端起一盆最丑最赖、没名没姓的小花,转身就走了。你看你姐可是多病,长得也不如你们壮实。”

“我呢?”我问道。

“你是一棵莲花。”母亲说,“长在塘沿沿上,眼看着要塌要塌,我赶紧捧了一捧土,培住了。”

“呀!”我吐了一口气。

秋凉了,母亲又要走。

我留她,她不依;卫平开口,她才依了。

秋雨连着下了几天,小屋顶上土都掉不成块了,一把一把洒着顶棚,沙沙沙地响。可就是不倒,我们竟也相信着它不会倒,泰然地在这破陋的屋顶下吃饭、聊天、游戏。

家里有人来,捎来哥的信,问母亲好,还夹着十块钱,说给母亲零花。

我看着信，那人悄悄在我耳边说：

“你哥你嫂是不想让你妈回去的意思！”

“怎么？”我回过头去看她。

“要说，你妈在你哥家也是受气。”

“怎么？”我声音抬高了。

“你嫂不是好惹的，三天小闹，五天大闹，闹起来鸡飞狗跳。”

“我妈就任她闹去？”

“你妈好肚量，只是不理，装不听见，她反倒更上劲了，追着你妈吵。你妈上街，她跟上街骂，你妈回家，她骂回家。”

“我哥就不管了吗？”我愤怒起来。

“她管你哥罢了！”

“甩货！”我咬牙切齿地骂，把那钱扔给她，“就照这样扔给我哥！”

回头看看母亲，竟看出了老态。手脚毕竟不灵便了，力气也有限，提个炉子都见喘，却还是那么勤勉而安详。不由得上前夺了母亲手里的菜刀，嚓嚓地切起土豆丝。

“切粗了。”母亲说。

“粗就粗吃。”我没好气地回答。

“还是我来。”

“妈，你别干那么多了。往后，我烧饭，卫平洗衣裳，您就清坐着。”

“你们是有事的，我闲着。”母亲又去舀水。

“妈，您干脆搬到这里来，和我们过。”

“这又是为啥？”母亲淘着米。

“女儿是娘的小棉袄嘛！”我说。

“我是有儿子的。”

“你儿子好孝啊！”我挖苦。

“儿子就那样，你要他咋样？”母亲倒反问我。

我说不出我要咋样的。

“你哥不孝是好的，要孝了，倒不好了。”

“这话怎么说？”我奇怪极了，菜刀险些儿切去了指甲盖儿。

“我找先生算过命。说是青牛犯白马，你哥属马，我属牛，命该犯顶。要是有一日，他孝了，怕是我就该有病还是怎么了。”

“哪有这种事儿！”我把菜刀扔在菜板上，“砰”地一响。

“那先生说你是最孝的。”母亲瞥了我一眼，满足地笑了。

“那你跟我过。”

“我有儿子。”母亲强调。

晚上，卫平又提了一回，母亲执意不从，只答应再住一阵子。

夜里，我们回到办公室，上了床，一时没睡着，推推卫平，他也醒着，说：

“母亲真是固执，宁可跟着儿子受气。”

“可不会是我上回告诉她我做梦的缘故？”我思忖着。

“什么梦？”

“我梦到，我背母亲，母亲穿了一身好衣服。我背累了，想放，却放不下，到处是泥啊水的，找不到一处干净地点。母亲不会是多心了？”

“母亲不像是多心的老人。”卫平说。

“母亲不是多心的老人。”我同意。

“你母亲总以为女儿家是外人家。”

“其实，这就是我的家。”

“也是我的。”卫平微微反驳道。

“主要是我的。”

“我也是主要的。”

“我是第一主要。”我坚持。

卫平不再吭气，身居第二位他也很满足了。一夜无话。

天凉了，我想母亲来时还是夏末，计算着要给母亲添几件秋衣。不料早起却见母亲及时地穿上了夹衣，是随身带来的。想来，母亲也是愿意久住的，只是需要我们，尤其是卫平的挽留。因此，我们便越发地待她亲切，好叫她安心。而母亲则以加倍的勤勉来回报我们。我们想给母亲一点儿零花钱，母亲却执意不接：

“有吃有喝的，又从不上街，要钱做啥？”

“身边总得有些钱，您想买啥就买了。”

“不用哩！”母亲是坚决的，谁也说服不了她，这一回，连卫平也无能为力了。

而我们总觉有愧，母亲身边是应当有钱的，哪怕一枚针，也要用钱去换，而母亲又未必为了一枚针向我们张嘴。我们苦恼了几日，卫平忽然灵机一动，说道：

“这样不行吗？晚上打牌，不来花生了，来真格的！”

“这倒是有趣。”我很高兴。

“一圈牌值五分钱。”

“一毛吧。”

“多了也不妥，假如母亲输呢？她又总是输。”

母亲也很高兴，游戏起来越发认真。只是技艺不长进，看她输我着急。她却从容，把牌推得远远的，慢慢看着，半天半天才出一张，出得总不高明。有心想让她几圈，母亲却有了觉察，说道：

“要细细地打来才好玩儿呢！”

话里有了责备的意思。想到打牌是母亲极大的乐趣，不能破坏了这娱乐。我们就只好过分了，仍是认认真真地打着。只是卫平收敛了许多，不做那些滑头事了，母亲却似乎又觉着了寂寞。

“我要坐头庄了，鬼全到了这里。”她喃喃地说着。

“妈你快别吱声，他正急着呢！”我赶紧阻止道。

“哦，说漏嘴了哩！”母亲笑了，赶紧掩住口，神气里有些调皮。

惹得卫平又蠢蠢欲动。

每夜，母亲虽是输得惨，却还有五分一毛的进款，并且有着卫平交给她做底的五元钱周旋着，总不至身无分文了。赢来的钱，总是被她小心地收起来，藏着。这些钱，母亲得来心安，输的时候，就难免露出焦急不耐的神色。

住久了，母亲也结识了熟人，邻院的老大嫂，有时就抱着孩子来找母亲拉呱。母亲总不让进文化馆的院儿，就在院门外拉着，一边晒着太阳。

“几岁了？”母亲摸摸她怀里的孩子。

“两岁，你看，长得多大！”

“孙子？”

“外孙子。孙子都上学了。”

“好福气啊！”

“你咋不叫你闺女生呢？”

母亲不言声。

“她不生养了？”

母亲不言声。

“是要俊，还是要轻闲？”

母亲不言声。

“你对她嚷去，叫她养，早养比晚养好！”

怕是叫问急了，母亲才说了一声：“闺女的事我不问。”

“闺女咋了？就不是你养的了？你就问不得了？”

母亲又不言声了。

在这个问题上，多少人撺掇着母亲，要她和我吵。可母亲从不发言，她对我像是放弃发言权似的，倒叫我不是滋味，反想引着她说。

“今早上，老大嫂和你拉啥哩？那么热乎！”

“拉闲呱罢了。”母亲说。

我问不下去了，照例是打牌。

日子过得平静而愉快，转眼过了阳历年，到了阴历年根，母亲说要走了。

这一回，是再也留不住了，无论女儿家多么好，她总不能留在女儿家过年的。

“妈，这有啥呢？”我不明白。

“你哥是我儿，该养我老的。”

“我也是你儿。”卫平嘴上很见功夫。

母亲眼圈红了红。

我也不便打趣他了。

无奈，只好打送她走的打算了。我去称了斤半上海产的毛线，连夜赶

织了线衣，卫平上街买糖块称果子，包包扎扎。他告诉我，见母亲背着我们掉眼泪了，可也只好由她去了。那是她儿子家，也是她的家，无论多么不快，她也只有在那里才过得安心。

令人欣慰的是，母亲比来时胖，面色红润，神气也清朗了许多。

母亲走了，那小屋又荒芜下来。母亲这一走，我们连进去的勇气也没了，依然在办公室活动。不仅是睡，还吃，还烧，还待客，还设宴，惹得最热爱上班的姜老师都不大敢来上班了。

小屋空了半年，初夏的一个夜里，没听见动静，早起，却见屋顶没了，只有四堵破墙立着。原来下了一场雨。

雨后的空气，清得发甜。

# 弟兄们

## 一

在学校里的时候，她们有兄弟仨，分别为老大，老二，老三，将各自的丈夫称作为老大家的，老二家的，老三家的。她们是这一班上唯有的三女生，可是样样事情都做得比男生出色。她们三人一间的宿舍，比男生宿舍还更脏更乱。吃了饭碗是不洗的，都是在吃饭前洗；洗过澡衣服也是不洗的，要在下一次洗澡前洗。老大从素描室偷来的一个石膏人头，转眼间被老二画上了一蓬胡子，又接着被老三描上了一副眼镜，立在放满杂物的桌子中间。她们早上起得比最懒散的男生还迟，在星期天或假日的时候，她们可从前一个夜晚直睡到后一个夜晚。阳光穿过窗栏杆，从她们一动不动的被窝上走过，再接上了月光。而当她们勤奋的时候，又比最积极的男生还要早起。她们三人穿了球鞋，悄无声息地走过黎明前最黑暗的校园，去爬学校背面的凤凰山。她们弃下人们一代一代踏出来的好路，专捡那荆棘丛生、乱石飞渡的没有路的路走。走到山顶的时候，太阳正好从江心跃出，狂烈的风将她们的头发吹向后面，她们一言不发，各自站着，忘记了时间。在这样的早晨，她们总是最后才到达课堂。当她们坐下的时候，人

们已经站了起来，向外走去，食堂里刹那间排起了长队。她们则好像没有听见与看见这一切，兀自坐着。教室里空空荡荡，鸟儿在窗外唱着午后的歌曲。当她们终于来到食堂，食堂正好停止卖饭，她们便相对得意地笑笑，好像她们策划的恶作剧得逞了。这一天下午，她们早早地等候在食堂，买了许多菜，又去街上买了果子酒，端到宿舍里，像真正的兄弟仨一般唱了起来。

这往往是彻夜不眠的夜晚，她们打开了心扉，将自己最最隐秘的心思说了出来。这其实是人生中最难得的感人的一刻。许多人走完整整一生也遇不到一次这样的机会，他们没有机会可以考察和阐述自己的内心深处，他们渐渐就以为他们内心深处其实就是与外表一样，并没有什么隐秘的地方。他们如同在人群济济的白昼里那样，一本正经地度过了夜晚一个人的时候，他们想都不去想自己究竟是怎么回事便呼呼地甜蜜地睡着了，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啊！而她们是属于能够为自己创造这种自我了解机会的极少数的那类人，并且她们又特别的幸运，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之中，恰恰是让她们三个聚在了一起。假如仅仅是一个，那么或者由于缺少说话与听话的对手，陷入孤寂和苦闷；或者由于得不到锻炼机会而渐渐埋没。多少自我了解的机会是因为孤独无援而灭亡的。她们三个人却相遇了，并且日日夜夜聚在一起。当她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忽然之间，就会得到灵感的启发。那灵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总是在她们猝不及防的时候发生与来临，令她们激动不已。她们又总是及时地攫住了它，不让它转瞬即逝。她们还极其的友爱互助，当一个人在发掘自己的过程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其余的两个人就总是鼓舞她和推动她，使她越过难关，继续深入。有时候，她们可以谈得很深很深。她们把灯关上，互相看不见对方的表情，在黑暗中窃窃私语。到天明的时刻，她们彼此都有些害羞似的，不好意思互相正视。而她们又不敢承认她们害羞的心情，就偏偏要对视，一旦目光接触则又匆匆逃离，反更加困窘了。还有些时候，这些时候甚至可说是比较经常的，她们抑或是因为谈得太深了，不免会迷失了方向，抑或是因为外力的支援，而误入了歧途。她们感觉到什么地方是出了差错，便努力想扭转方向，走出迷津。可是这时的情况总是越来越混乱，她们几张